



曾
~~139~~
24

14
139
24





唐代叢書目次

第六冊

廣陵妖亂志

羅隱

周秦行記

牛僧孺

梅妃傳

曹鄴

楊太真外傳

上下卷

樂史

長恨歌傳

陳鴻

廣陵妖亂志

唐 羅隱撰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辟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纒

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壑隔紀綱曰素用之等因大行
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確溪真
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
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
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
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
崇之廼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師盡江南
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
駙凡有密請卽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

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
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扁鐫
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
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
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
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
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
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駙或叱咤風雲顧揖
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駙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

紘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拊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僊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遠下兩縣率百姓葦蓆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何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元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巍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

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關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貼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嫗

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香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
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墮而
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土仙書宰
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嘗至駢驚悸不
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
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
之無不盡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
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
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錢於階砌之上

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彘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
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
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
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
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
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
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
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
月遂匣一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

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坐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祕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梵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

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曰居月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畧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

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
整履搖箠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
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周給
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
宏徽宏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
召之術宏徽既死用之復客于廣陵遂縠巾布褐用符
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壘道冥法者
逮捕其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駉鎮京口召致方伎之
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于客次遂月不召

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
呂巡官因問薦于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
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
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
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
海益奇之漸加委任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
董僅公楚歸禮曰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
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

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備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

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諂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雲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俛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

之茂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遣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蹠，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

密坐，同杯共器，過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嚼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豈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啟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入城，百

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髻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
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
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踏
之騶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
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
法及棄屍道左爲讐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
投之須臾成峰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于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

庭遂聞于縉紳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
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
署堯卿知酒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
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
兼權羅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註附權勢不問
貴賤苟有岐路縱屬養蠶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
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
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
汙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棨知兩

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為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
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陷之軍師鐸不許夜令堯
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讐人所殺棄屍橋中其
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
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為
笑端

子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為張呂迷惑事則甚疑
之以為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畧乃受左道愚弄不
異兒童豈耆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

出于羅隱隱嘗不禮于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
之誣固自不免溫公乃信之不疑如李蔡鄴侯家
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揚右相冰山之說
亦開天遺事之偽也人謂史遷好奇多愛溫公亦
未免耶

廣陵妖亂志終

天亂志

周秦行紀

唐牛撰

余貞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五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二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關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

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敞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

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而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曰此元帝王嬪余拜如戚夫人王嬪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燿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

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皇

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

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

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

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

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

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官人呼元宗多日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

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

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說懊惱名也

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

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

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

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

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其聲甚怨太后曰牛

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

秀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唐秦行 卷一
三
四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天
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復春王嬪詩曰雪裏
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手延壽愛把
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白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
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嬰官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
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離
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
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
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池

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懶慢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
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
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
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
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
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飛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
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長成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
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

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室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勿謂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感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

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觀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原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元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

唐書行紀 五 四集
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
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
結古事具史官劉軻曰歷秦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
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
相也將有意于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
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于其君甚矣懷異
志于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于其
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
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

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性符圖讖雖似是而未

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彭源程

趙郡細諸從兄嫉太牢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益

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曰判復州刺史樂坤賀
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為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
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
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
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
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

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于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歷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于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于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于二百四十年後噫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時嫉惡之心敢辜于早歲因拔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于牛相思黜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寘之族滅且曰大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又曰太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持以持論堅癖遂與正士爲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者衛公斯言毋乃溺于朋黨之偏乎故余嘗謂士君子于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十百年而不已亦可惧哉吾于斯傳也重

有感焉于是乎書子遠志

周秦行紀終

梅妃傳

唐 曹鄴著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承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

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盃剪刀綺窗。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妃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悞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開萬乘。自有心。

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有核狼籍。

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
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
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
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
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乘我之深乎
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動
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
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
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殍懶蟬髮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
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
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
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
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
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
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
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
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

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
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
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
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
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
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
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

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
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
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
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
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
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
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書寢髮髯見如隔竹
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
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
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
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
屍裹以錦裯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
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白製文誅之以妃禮易
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路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鄴杜

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
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闕萬方美色衆矣晚
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
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
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識者謂或覆宗
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
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
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

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
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
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
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
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太
中戊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
史逸其說畧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
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

如此

梅妃傳終

楊太真外傳卷上

唐史官樂史著

楊貴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

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璩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為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

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
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
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元宗登三鄉驛
望女兒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
云伏觀元宗皇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
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保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
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
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
侍元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詠月日陛下能從臣月中
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為一橋其色如銀請上
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官也有仙
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
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且論
俗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
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

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官人曰朕得楊貴
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父曰得韉方孔子反
先是開元初元宗有武惠妃王皇后无子妃生子又
美麗寵傾後官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
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後庭雖有夏家子無悅上
自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
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
宮中呼貴妃為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日贈其父元
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元琰兵部尚書

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為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
 兄釗拜為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
 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
 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
 方奇貨童僕馳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為范陽節度恩
 遇最深上呼之為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
 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
 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
 而赦之又命楊銛下約祿山為兄弟姊妹往來必相

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
 如悍忤旨乘軍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干上思
 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
 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
 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
 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
 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之內殿大
 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
 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

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衒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澹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鑠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鉅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旆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

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土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先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力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

粘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温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温遂入奏曰如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遠使力士就召以歸

自後益驕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槌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

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玉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綸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元宗嘗夢十仙子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為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

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元宗在東都書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為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繼之與文武臣僚於凌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盛策張野狐篪篥賀懷智拍白且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

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樂籍今日幸多自稱也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如子琵琶邏沙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姪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為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她為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她子是日問阿蠻曰爾

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命侍兒紅挑娘取紅粟玉臂支陽阿蠻如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簾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為二獅子以為趺綵繪綉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止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光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欲歌

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賤宜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雪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官誰得似可憐飛鷲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近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四涼州蒲萄酒笑領

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歛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曰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鷲指妃子賤之甚矣如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官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婦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鷲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者帝爲

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眾寶雜廁而成水精為地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情文帝所造賜義盛全隨在也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如歸衛公家進

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回忠日午假息樓上至世觀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繪人也定陶人也魯人也當墟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官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為雲人也董雙成也為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躡人也核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鸞也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高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日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搖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采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嫋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為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如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楊太真外傳卷上終

楊太真外傳卷下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元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

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佳實綠蔕
 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廷云乃頒賜大臣
 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
 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
 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
 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
 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為勝連叱
 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
 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如

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為鷲鳥所搏上令妃授以
 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
 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
 於苑中呼為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
 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賜妃
 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衣持三枚遺祿
 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
 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為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
 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

大正文傳 卷下
二 四集
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拙尚孟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元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婿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

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正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饒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闍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下四以爲諧謔從官媼姬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炫服而行衢路觀者

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魏紹介每
 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
 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
 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
 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
 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韋山維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
 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
 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
 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
 下與君上同坐閣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
 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為一猪而龍首左右遠
 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為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

忠為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
 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
 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
 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如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
 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元
 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
 楊國忠割剝吐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眾
 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
 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

男暄等

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

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于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回忠後嫁于楊氏上乃出

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

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

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截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平蓋斥貴妃也

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

杖欹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

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

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

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縊

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

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繡

衾覆牀置驛庭中敕元禮等入驛視之元禮擡其首知

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

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

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

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元禮

曰未宣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元禮奏曰官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關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如常以假髮爲首飾而好服黃褰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

裏黃褰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如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具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傍有花寺畔

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

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

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為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為得此不足為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與慈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某。」

令臣獨彈琵琶。

其琵琶以石為槽，鳴鶴助為絃，用鐵撥彈之。

貴妃立於局前。

觀之上數椀，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噴貯於錦囊中。今軌進所貯幞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况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

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迨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幌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憫

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惘下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夜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

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曰馬嵬媼得錦綉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元宗在位久倦於萬

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長恨歌傳

唐 陳鴻傳 白居易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元宗在位歲久，劬于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于壽邸。旣

長恨歌傳

四集

笄矣髻髮賦理纖穠中度舉止閒治如漢武帝李夫人
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
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
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
明珥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
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蠟山雪
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寢專房寢專席雖有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
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

殊艷尤能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
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
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
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
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
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
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關
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西幸出咸陽道次馬嵬
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土馬前請誅錯以謝

天下國忠奉養，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元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狩歸元大駕還都，尊元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極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

有李少君之術，元宗大喜，命致其術。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王姬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

企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愀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辭，乞當時一事不聞于它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羅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特夜

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盤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自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

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
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
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
千葉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
落葉滿階紅不掃。黎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叩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神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
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欄杆，
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裡恩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

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壁環上有墳，起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龍待，冀得復見，卽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旣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歲筴鎖鎖之。于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

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大真所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元虛子志